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三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職官類

大唐六典三十卷 明正德刊本

唐元宗皇帝御撰集賢院學士兵部尚書兼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開國公臣李林甫奉勅注

上

唐六典載古者制度備因草成一王書可為後世標準比緣兵火所在闕文棫承乏永嘉得本

于州學教授張公同以白太守嶶學新安程公
一見肅然曰周公之典所謂設官分職以為民
極蓋具體矣其階品有　其尊卑有序其名官
有義公等能廣其傳則朝廷於焉若稽搢紳於
焉矩儀士子於焉講究一舉三得不其偉歟因
命張公校其訛闕而械募工鏤板幾年有成乃
丐藏諸學以傳久遠資其直以養士類云紹興
四年歲次甲寅七月戊申朔左文林郎充溫州
州學教授張希亮校正右宣教郎知溫州永嘉
縣主簿勸農公事詹棫題誌

王鏊序正德乙亥

翰林志一卷宋刊本

唐翰林學士左補闕李肇撰

泛帆二卷東洋刊本

唐武則天撰

自序

擧經室外集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鄭樵通志藝文略所載卷帙並同宋史不著錄案唐會要云長壽二年三月則天自制臣軌兩卷令貢擧人習業停老子又云中宗神龍二年二月二

日敕文天下停習臣軌依前習老子書分國體至忠守道公正匡諫誠質愼密廉潔良將利人凡十章是編著錄久佚此冊日本人用活字板擺印卷末題垂拱二年撰乃妄增也

麟臺故事殘本三卷　舊抄本　勞季言校

宋紹興元年七月朝請郎試秘書少監程俱記

朝奉大夫守秘書少監程俱奏竊見車駕移蹕以來百司文書例從省記按以從事蠹敝或生日者朝廷復置秘書省稽參舊章稍備俊造而臣濫膺盛選待罪省貳竊以謂典籍之府憲章

所由當有記述以存一司之守輒采摭見聞及
方册所載法令所該比次爲書十有二篇分爲
五卷名曰麟臺故事繕寫成三册謹通進司投
進如有可採許以副本藏之秘省以備討論謹
錄奏聞伏候勑旨九月十九日奉聖旨依奏右
劄送中書陳舍人紹興元年九月二十日押
右麟臺故事五卷紹興元年二月丙戌丞相臣
宗尹參知政事臣守參知政事臣某言祖宗以
來館閣之職所以養人才備任使一時名公卿
皆由此塗出崇寧以後選授寖輕自軍興時巡

務省宂官祕省隨罷今多難未弭人才爲急四方俊傑號召日至而職事官員闕太少殆無以處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此類是也謂宜量復館職以待天下之士制曰其復祕書省置監若少監一人丞著作郎佐郎各一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其省事所應行除官到條具上尚書省三月甲辰詔以朝請郎直祕閣臣程俱試祕書少監臣愚無似初以編修國朝會要檢閱官節寓館下又再佐著作今茲修廢官以舉令典又以八乏首被久虛之選踧踖懼不稱受職之始按

求簡牘皆無有竊念惟昔三入祕書省皆以薄技隷太史氏頗記祖宗三館故事與耳目所見聞老吏奔散死亡之餘亦尚有存者或取故牘煨燼泥塗中參攷裁定條上尚書請置孔目官一人楷書吏十有二人專知吏一人其誰何繕治守藏防閑虞隙之徒卒不過八人其案典文書法式期會廪稍人從皆如舊格參以近制從事尚書以聞制曰可于是士庶始有以家藏國史實録寶訓會要等書來獻者國有大禮大事于茲有攷焉而校書郎正事又雜以祖宗之制

召試學士院而後命之臣俱謹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帝五帝之書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與夫所謂左史書言右史書動者今祕書省實兼有之漢魏以降名稱不一要爲史官故唐龍朔中祕書監爲太史少監爲蘭臺侍郎今有司文書散缺尙衆例從省記按以從事蠹獘或生而典籍之府憲章所由顧可漫無記述以備一司之守乎昔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故伯黶之後在晉爲籍氏辛有之後在晉爲董

氏則談狐是也臣衰緒寒遠雖非世官然身出入麟臺者十四年于此矣則其纂故事稗闕文者亦臣之職也因採摭三官舊聞簡冊所識比次纘緝事以類從法令略存因革咸載爲書十有二篇列爲五卷錄上尙書副在省閣以備有司之討論臣俱昧死謹上

黃氏丕烈跋曰是書爲影宋舊抄惜止三卷蓋未全本也然實世間希有之書與聚珍板不同其中命篇敘次多異初書賈攜來手校一過乃知其佳旋因議價未諧復攜去後知歸於西畇草

堂遂倩余友胡葦洲轉假影録一冊穨想頓慰還書之日敬誌數語以拜嘉惠是書陳録云五卷爲十有二篇今劄云三卷就不全本影寫時改五爲三也於每卷塡上中下字欲泯不全之迹爲之耳隆慶云云一行的係叔寶手蹟尤可寶貴書之可珍者在眞本此種是已毋以不全忽之嘉慶甲戌六月十有一日復翁

胡氏手跋曰每條上用墨乙者皆衆珍本所無共四十條胡珽記

翰苑羣書二卷　舊抄本　汪季青書藏

宋洪邁編

翰苑秩清地禁沿唐迄今爲薦紳榮遵世蒙國

恩父子兄弟接武而進實爲千載幸遇爰嘗梓

遺事一篇搨來建鄴以家舊藏李肇元稹韋處

厚韋執誼楊鉅丁居晦泊我宋數公凡有紀于

此者并刊之木仍以國朝年表中興題名附乾

道九年二月七日番陽洪邁書于清猗閣

玉堂雜記三卷 宋刊本

宋周必大撰

自序

朝佐頃者官桂陽獲觀今丞相周公鑾坡錄愛而傳之茲如武林又得其玉堂雜記益聞所未聞蓋中興以來九重之美德前輩之典刑恩數之異同典故之沿革皆因事而見之此尤不可不傳也乃手抄一通藏於家竊聞公在翰苑知無不言朝廷有大命令人所不敢議者公從容敷奏皆當上意凡所以障隄狂瀾護養元氣者豈止一事而公不書何其謙也然盛德偉烈表表在人耳目公雖不書其能使之弗傳哉紹熙元年重五日樵溪丁朝佐謹書

丞相益公玉堂雜記一編森得之久矣字畫間有舛誤每苦難讀近訪丁懷忠觀甘泉書藏懷忠不知森有此書出以相示森曰明月夜光天下之所同寶也子獨能私有之乎亟假其本而參訂之因系歲月于後紹熙辛亥仲夏一日眉山蘇森謹題

中興館閣錄十卷續錄十卷舊抄本

宋陳騤撰續錄不著撰人名氏　闕卷一沿革

續錄闕卷九秩
中興館閣錄十卷淳熙四年秋天台陳騤叔晉

與其僚所共編集也上世官修其方故物不坻伏後世弗安厥官置方莫修職業因以放失夫方云者書也究其本原事迹及朝夕所當思營者悉書之法術具焉使居是官者奉以周旋雖百世可考爾周官三百六十官各有書小行人適四方則物爲一書多至五書蓋古之人將有行也舉必及三惟始卒終依據審諦則其施設斯可傳久彼狄焉滅棄典籍縱意自如幸 閎六龍駐蹕臨安踰四十年三省樞密院制度尚稽復舊惟三館秘閣巋然傑出非百司比自唐開

元韋述所集記注元祐間宋宣獻之孫匪躬作館閣錄紹興改元程俱致道作麟臺故事宋氏皆祖韋氏而程氏故事并國初它則多闕蓋未知其有宋錄也惜最後四卷俄空焉余屢蒐采弗獲欲補又弗暇每毎太息今所編集第斷自建炎以來凡物巨細靡有脫遺視程氏誠當且密官修其方行古道者不當如是邪昏忘倦游喜見此書乃援筆爲之序李燾仁父

續錄序曰中興館閣錄淳熙四年成書其後附錄者多訛舛缺略嘉定三年十月重行編次是

正訛外其缺略者增補之名曰館閣續錄逐卷之末不題卷數貴在他日可以旋入繼今每於歲杪分委省官取歲中合載事略加刪潤刊於卷末前錄凡例其目有九今並從其舊云

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　明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本朝大詔令登載相麻不及執政之制宰輔拜罷錄僅紀歲月名氏而揚廷之命無述焉覽者病之故太常博士徐君自明纂成宋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首起建隆庚申至于嘉定乙亥凡

二百五十餘年本之以長編繫年錄緯之以大詔令拜罷錄與夫玉堂制草諸書而一時黜陟之由羣公評品之論尋常行實之攷旁引曲蒐靡有漏略其用心亦勤矣夫一代之盛則有一代之元勳碩輔鉅德豐功銘于彝鼎書于旂常竹帛固不待贅述其間賢佞進退正邪消長關于世道泰否者瞭然一覽之頃辭令云乎哉彼齊魯大臣史失其名淡相列傳獨書兒冊是編也其亦足爲信史羽翼歟君之子居誼守永陽有廉稱輟俸鋟梓于學可謂能成先志者

我宋億萬年無疆惟休臣亦有無窮之聞續而
書之未有艾云寶祐丁已清明寶章閣學士通
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嘉興縣開國
子食邑六百戸陸德輿序

永嘉徐常博自明作宋朝宰輔編年錄其子永
陽邑大夫居誼刋之于梓謁序于予予曰宰輔
者安危治亂之所寄也漢四百年稱蕭曹丙魏
唐三百年稱房杜姚宋豈不戛戛乎其難矣哉
國朝自建隆以至嘉祐趙韓王晉李公防宋公
琪張公齊賢呂公蒙正呂公端李公沆向公敏

中書公士安寇公準李公廸王公旦王公曾晏公殊杜公衍富公弼文潞公彥博韓忠獻王琦又何能彬彬然盛也中間不幸而王安石相姦庸相繼庸則陳升之吳充韓絳姦則王珪蔡確韓縝元祐更化幸而有司馬文正公光呂正獻公公著范忠宣公純仁數人又不幸而章子厚相姦凶復相繼蔡京過于章子厚王黼過于蔡京若曾布趙挺之何執中劉正夫余深鄭居中微不及子厚京黼造禍者姦成禍者庸禍極于吳敏何㮚輩而不可制矣若二人者又姦庸相

半者也嗟夫人耶天耶天將開建隆以來之治故名臣相項背天將兆靖康之禍故姦凶接武李公忠定綱言驗于疏水功騐于圍城高皇帝以其爲命世之英而相之不越七十有五日間之者黃潛善也忠定昭武人潛善亦昭武人並生而並相豈非天乎潛善罷忠定亦竟不得志趙公鼎張公浚忠定之亞也相皆不得久而久于其位者秦檜也忠定張趙敵所惡也檜敵所喜也久其位天意可知矣自後相有可稱者陳公康伯陳公俊卿趙公汝愚而已中興而後又

何其太寥落耶㑹胥之徒則世目以爲京檜者
賢者則不見久而㑹胥之徒皆得久于其位此
豈人耶予嘗論三代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
相大儒如孔子不過攝相而已孔子而後以儒
得相者惟司馬文正公豈非盛哉然亦不得久
向若神宗以所以待安石者早相司馬公及程
公顥天下豈不被儒相之福耶論皇朱宰輔者
每爲之三太息常博之爲是錄也于美惡皆不
沒其實賢于世之類書多矣寶祐五年日龍圖
閣學士朝奉大夫新知西外宗正事趙下缺

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行不越矩論著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肯有益于世教其錄宰輔也昉時年十八九執冊應對其問粗審顛末後三十餘歲欲板于三山邵齋而未果會公之子居誼來宰永福政成能以俸金刻之縣學爲一代之盛典可敬也公字誠甫號慥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五年五月五日朝散郎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陳昉謹書

司馬溫公既體春秋左氏傳爲編年一書又欲倣班史敘宋興以來百官沿革公卿除拜作百官公卿表以便省覽今觀徐公編年惟及宰輔而百官不及則于省覽爲尤便宋朝歷代名德布滿百職輝映史冊先後相望溫公猶思表而出之夫豈不足于表歟而公之編年曰姑舍是非略也娓諸作室之工書于棟者惟都料匠與副之而梓人不與焉公之編年意或以是夫大臣之進退臧否國之否泰繫焉關涉至大故公之爲此書也自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其閒元

臣碩輔誥命所褒建議所否出處之顛末德業之汚隆長編繫年所不載拜罷錄年表所不具而雜出于他書旁搜遠括靡有遺棄釐為卷帙用工雖勤然操其樞要舉其宏綱賢于勞而寡要者遠矣談者咸謂是書之成可觀世道吁豈惟是哉觀慶歷之盛則杜富韓范之事業在所勉觀熙豐之事則荆舒之學在所懲下不負所學則景行先哲區別邪正以丕寅亮之規上不負吾君則追法前猷吹虀往轍盍謹乎若時登庸之道則是書有補于世所以續皇家萬億年

無疆之休自此編年始眞作宋一經者也公諱
自明嘗爲太常博士子居誼宰永陽以廉名鳴
琴之暇取家藏之祕鋟于邑序使垂世懿範不
至無傳厥功不在編年下寶祐丁巳八月朔中
奉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章鑄序

馮盛明序 萬歷戊午

陳邦瞻序 萬歷戊午

呂邦耀序 萬歷戊午

孟習孔序

王惟儉序

朱勤美跋

秘書志十一卷　舊抄本　吳兔牀藏書

元承務郎秘書監著作郎王士點承事郎秘書
監著作佐郎商企翁同校正

皇帝聖旨裏秘書監准監丞王道奉議關竊惟
古者外之郡邑各有志乘內之府寺亦載箴規
所以紀其事之本末官之去留以相期於不朽
而垂無窮也近年各衙門沿革有志　名有碑
亦猶此意切照本監　府即古木天芸
閣虎觀　位清高茂可比倫伏惟我朝

混一區宇開創百司延及於擊天文讖緯版籍圖書所以拱御覽而資聖德也然自國初至今積有年矣是以上棟下宇不無摧朽公聚斯會相顧寂寥至正元年夏欽奉宸音賜以楮幣及常中書加修葺遂俾輪奐覩翚飛之美官僚佩公食之需天朝之待秘監可謂優矣然而題名尚未有碑沿革尚未有志此非所謂缺典歟合無行下屬官依上編集庶乎百世之下有所稽考願暨管見不能自默准此仰移關監丞王道奉議依上提調仍行下著作郎王士點承務著

作佐郎商企翁承事依上編集具稿呈監施行
至正二年五月　日令史王遺承權典簿劉鶚
押
吳氏手跋曰丙寅五月仲魚孝廉爲予從吳中購得此志其卷數門類與十駕齋養新錄所載悉同惟葉數養新錄共二百六十有五葉而此計二百六十八葉豈宮詹所見本尚有缺葉歟此本外錯甚多予雖以意校終未能釋然復屬仲魚訪之三吳藏書家舉與此本無異仍攜以見還仲魚亦照錄一部弆于紫微講舍嗟乎宮

詹往矣誰復能與予輩再訂此書耶嘉慶己巳五月吳騫記

官箴一卷 宋刊本

宋 紫薇舍人呂本中居仁撰

昉顓蒙之資登膺吏事塵羈馳騖無所津梁既得此書稍知自勉敬鋟于梓與有志者同之嘗慶丁亥三月既望永嘉陳昉謹書

晝簾緒論一卷 宋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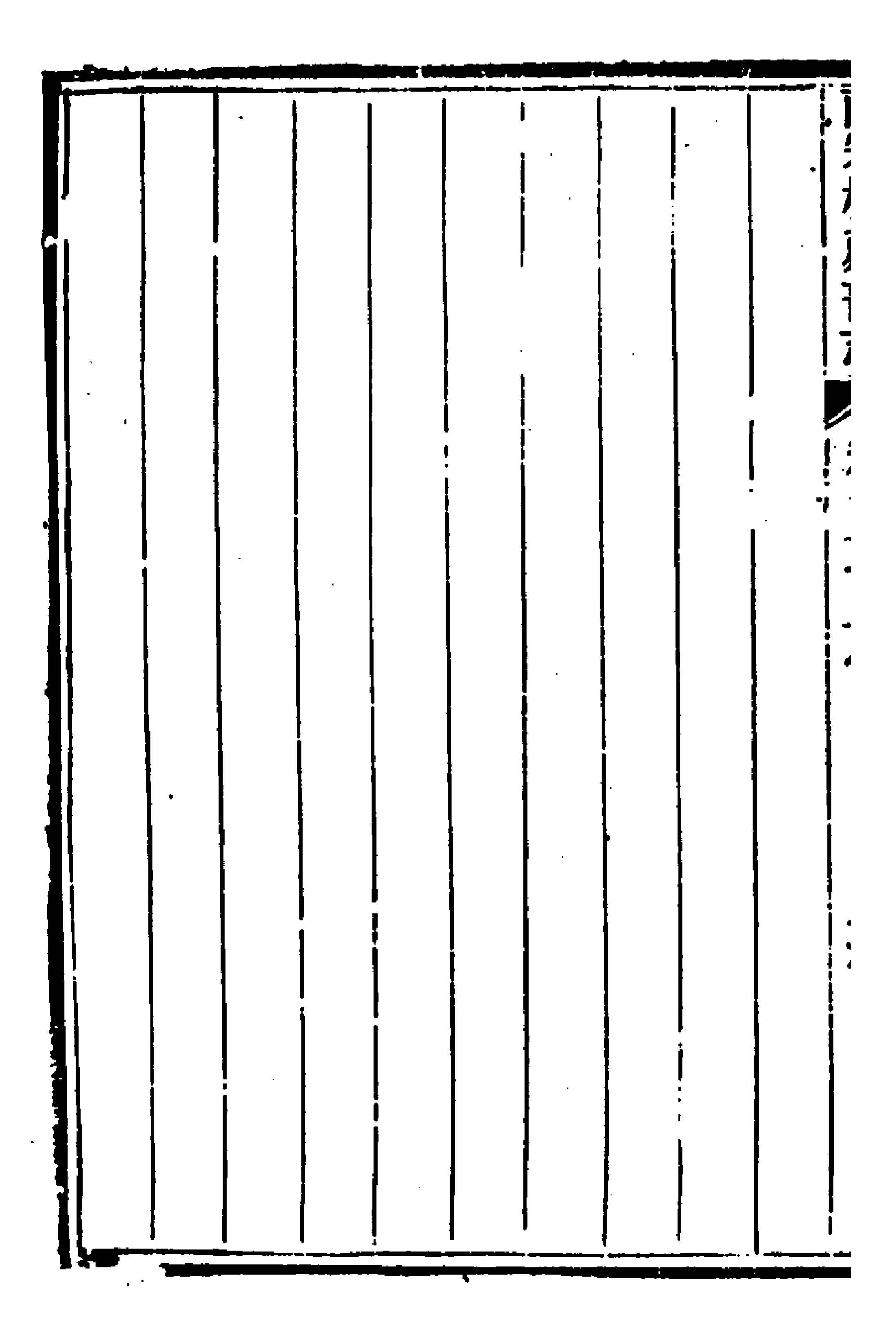
宋 胡太初撰

析圭分爵從政涖民等爾而於治邑獨憚焉雙

湯以喻其煎熬償債以仿其不得已之意噫邑非果不可為也或者材與學未之副也外舅通直天材家學見稱于時試邑香溪游及無全牛矣將有行也規規問政若無所能者豈非以眾所憚不敢易視歟諮訪再三既不獲命迺退而冥搜疇昔鯉庭視親見所習聞者條為十有五篇目曰晝簾緒論以代郊餞之什夫為政本不可以言語文字傳也而所能言者又特政之糟秕烏用是呶呶哉傅琰父子為令並著能名乃有所謂理縣譜然則言語文字容可傳也神物

啟秘縣講復出是編幸投之苦海云端平乙未

季秋吉日天台胡太初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目錄類

宋崇文總目六十二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宋王堯臣等奉敕撰

朱氏手跋曰向讀馬氏經籍考中載崇文總目皆有評論思亟見其書及借抄于四明則僅有其目而已蓋紹興間鄭氏之說而去之也擬從通考所采別抄一

本　矣　　此康熙庚辰九月竹垞老人書年七十有二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二卷　舊抄本

紹興　年改定

直齋書錄解題曰秘書省四庫闕書目一卷亦紹興改定其闕者注闕字於逐書之下

張氏金吾曰玉海云紹興初年改定崇文總目秘省續編四庫闕書又云紹興十七年鄭樵按秘省所頒闕書目錄集爲求書闕記七卷此本即改定頒行之闕書目錄也通志藝文畧引四

庫書目書名卷數俱與此合校讎畧曰四庫書目以星禽洞微之書列於天文又曰軌革一家四庫收入五行類又曰謚法四庫書目入禮類又曰四庫書目既立命書類（今本作命術）而三命五命之書復入五行卜筮類又曰遁甲一種書耳四庫書目分而為四類兵書見之五行卜筮又見之壬課又見之命書又見之又曰月令乃禮家之一類四庫書目見於禮類又見於兵家又見於農家又見於月鑑（今本無月鑑一類史亦術有闕佚耶）又曰太元經以諱故祟文改為太真四庫書目分太

元太眞爲兩家書又曰唐志以封演錢譜列於小說家崇文四庫因之凡此之類證之此本一一符合郡齋讀書志曰藝文志以爾雅附孝經類經籍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書目置於小學之首亦與此本合若是則是書初名四庫書目紹興時添注闕字頒之天下者也至四庫全書目編於何時何人姑俟續考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二十卷 舊抄本

宋晁公武撰 門人姚應續編

杜鄴從張京兆之子學問王粲爲蔡中郎所奇

皆盡得其家書故鄴以多聞稱而槃以博物顯
下逮國朝宋宣獻公亦得畢文簡楊文莊家書
故所藏之富與秘閣等而常山公以贍博聞於
時夫世之書多矣顧非一人之力所能聚設令
篤好而能聚之亦將老至而耄且及豈暇讀哉
然則二三子所以能博聞者蓋自少時已得先
達所藏故也公武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為業
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焉
然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及兵戈之後尺素
不存也公武仕宦連蹇久益窮空雖心志未衰

而無書可讀每恨之南陽公天資好書自知興元府至領四川轉運使常以俸之半傳錄時巴蜀獨不被兵人間多有異本聞之未嘗不力求必得而後已歷二十年所有甚富既罷載以舟即廬山之下居焉宿與公武厚一日貽書曰某老且死有平生所藏書甚秘惜之顧子孫稚弱不自樹立若其心愛名則爲貴者所奪若其心好利則爲富者所售恐不能保也今舉以付子他日其間有好學者歸焉不然則子自取之公武惕然從其命書凡五十篋合吾家舊藏除其

複重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榮僻左少事日夕弼以朱黃讎校舛誤終篇輙撮其大旨論之豈敢效二三子之博聞所期者不墜家聲而已書則固自若也倘遇其子孫之賢者當如約紹興二十一年元日昭德晁公武序

昭德晁公侍郎僑居蜀嘉定之峩眉平生著書有易詩書春秋解考其異同甚詳又作讀書志皆鋟版大父及嚴君喜藏書在嘉定時嘗摹而藏之及南來不能悉與之俱今併他所藏燬矣讀書志偶在篋中鈞謹刻置信安郡齋不惟使

晁氏平生之功得以表見而觀者披其目而訪求焉庶亦可使古書之不泯云淳祐己酉夏五郡守南充游鈞識

墊經室外集應績公武門人此書在宋時已兩本並行淳祐庚戌鄱陽黎安朝守袁州所刻謂之袁本　四庫全書已著錄是編淳祐己酉南充游鈞知衢州時所刻其所收書較之袁本幾倍之馬端臨作經籍考全據是冊如京房易傳朱太祖實錄太宗實錄建康實錄之類悉與之合其文亦多至數倍伏讀　四庫全書題要云

衛本不可復見此從舊鈔依樣影寫經凡十類史凡十三類子凡十三類集凡四類次序有法足爲考核之資

遂初堂書目一卷舊抄本　勞季言校

宋尤袤延之撰

夫結繩既代圖籍肇興絕領有作典章爰著周官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史能通八索九丘之政韓子東聘始見舊經李叟西游僅究藏室志昆丘之放者固已謬悠探禹穴之奇者曾何彷彿遐哉邈矣有足徵乎更秦焚滅之餘遭漢搜

揚之盛輶軒徧于天下竹簡出于壁中世主之所討論羣儒之所綴拾前稱七畧未有中經劉蒼終莫得之黄香所未見者罕歸私室悉入內朝然自雒邑初遷多從亡逸建安重擾半雜煨塵近則散落閭閻遠或流布海寓繇是博雅君子鴈紳先生踵尚風流迭相傳寫壯武牛車兼兩鄴侯籤裘累萬雖黄簽其未正殺青存夫不刊而家藏之積殆與中秘侔矣且夫商盤周鼎世以爲古而無適時之用黽采夜光人以爲瑞而非畜德之具識天道之精微揆人事之終始

究物理之變化者其惟書乎故六藝立言之訓
九流經世之要傳注之學辭賦之宗技巧之方
氏姓之考齊諧之志丘里之談雖云殊塗皆有
可用誠應世之先務資身之本業歟晉[illegible]尤延
之始自青衿迨夫白首嗜好既篤網羅斯備日
增月益晝誦夕思重之不以借人新若未嘗觸
手耳目所及有虞監之親鈔子孫不忘多杜侯
之手校表層樓而儷富託名山而其久不已盛
乎若其剖析條流整齊綱紀則有目錄一卷甲
乙丙丁之別可以類知一十百千之凡從于數

羣僕雅稱通書之好每資餘燭之光猥辱話言屬爲序引研精覃思固不逮于揚雄單見淺聞復有慚于袁豹勉濡翰墨祇塵簡讀而已太末

毛幵平仲序

予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聞儲書之盛又恨不能如劉道原假館于春明者寶慶初元冬得罪南遷過錫山訪前廣德使君則書厄於火者累月矣爲之徬徨不忍去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孺自唐德宗爲榜書樓二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

于火江元叔及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臧

僕竊去市人裂之以籍物其入于安陸張氏者

傳之未幾一燹之富儷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

廬山劉壯輿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

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滅

中秘而元符中蕩爲烟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

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

不存斯理也殆不可曉聖賢不過托之寓言以

垂世示後所以其天命而植民彝也兼收並蓄

博覽精索以淑其身以待後之人此何辜于天

而厄之爾極也使子孫不能守如江張王李諸家是故可恨若孫宋晁氏則子孫知守之矣而火攻其外刼如尤氏子孫克世厥家滋莫可曉雖然是穮是蔉雖有饑饉亦有豐年吾知有穮蔉耳豐凶非我知也尤氏子孫其尚思所以勿替先志云臨卭魏了翁䟦

李太史𦘕云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一日謂尋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

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

右遂初堂書目一卷按直齋陳氏書錄解題曰錫山尤氏尚書袤延之淳熙名臣藏書至多法書尤富常燼于火今其存無幾矣吳郡陸友仁書。

子畧四卷 宋刊本

宋高似孫續古撰

六經後以士才藝自聲於戰國秦漢間往往騁辭立言成一家法觀其跌宕古今之變發揮事

物之機智力足以盡其神思致足以殫其用其指心運志固不能盡宗於經而經緯表裏亦有不能盡忘乎經者使之純乎道昌乎世豈不可馳騁規畫鋪舒事功而與典謨風雅並傳乎所逢如此所施又如此終亦六六與羣言如一百氏同流可不嗟且惜哉嗚呼仲尼皇皇孟子切切猶不克如皋夔如伊呂周召況他乎至若荀況揚雄氏王通韓愈氏是學孔孟者也又不可與諸子同日語或知此意則一言可以明道藝究討讀可以立身養性致廣大盡高明可以著

書立言丹青金石垂訓乎後世顧所擇如何耳
審哉審哉乃系於諸子之學必有因其學而決
其傳存其流而辨其術者斯可以通名家究指
歸矣作子畧

漢藝文志攷證十卷 元刊元印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 舊抄本

國朝溫陵黃虞稷俞邰彙輯

金石錄三十卷 舊抄本 璜川吳氏舊藏

自序

宋趙明誠撰

自序

李易安序 紹興二年

趙不譾刻版跋 開禧改元

葉盛跋 成化九年

某氏手跋曰易安後序載入容齋隨筆者蓋經洪文敏改定此所錄則其原本也

法帖刊誤二卷 宋刊本

宋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湻化中內府旣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

受詔緒正諸帖著雖號工草隸然初不深書學
又昧古今故祕閣法帖十卷中瑤珉雜揉論次
乖譌世多耳觀遂久莫辨故禮部郎米芾元章
筆翰妙薦紳間在淮南幕府日嘗跋卷尾作數
百語頗有條流但概舉其目疎畧甚多故諸部
中或僞蹟著甚而不覺者若李懷琳所作衛夫
人書逸少𨷂別稍久帖之類有雖審其僞而譏
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爲唐人書而
不知乃晉人帖語之類有識評雖當主名昭
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爲非李斯書而不

知乃李陽氷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諸遂以爲亮書之類是也其餘舛午尚多書家責能書者備故僕於元章慨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自幼觀古帖至多雖毫墨積習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刊誤凡論眞僞皆有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評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後有高識賞予知言大觀戊子歲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長睿頃官於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内

府帖且以米老跋尾示之惜其疎畧遂著此書議論精確悉有證據使眞贋了然誠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令帖見於第九章云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晉玉題于開封尹廳之東齋

余待罪天祿與觀中祕古蹟石刻所本其眞易識葢了然知其僞者十九而後乃知黃子之作此書抜賞者寡而掊擊者多故有以也書之考引載籍則昭昭矣至其洞察眞贋品藻高下水墨之間毫釐千里則非書家者流心知其意未

易不惑余是以道余所見於天祿者使世知其

論刺之嚴如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中澣

襄陵許翰崧老跋川本無

法帖釋文十卷宋刊本

宋劉次莊撰

太宗皇帝嘗遣使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帖集

爲十卷淳化三年冬詔刊之後大臣登二府皆

以賜焉歐陽修云往時禁中火災焚其板或云

尚在但不賜元祐四年臣得本於前金部員外

郎臣呂和卿命工模刻之後二年復取帖中草

書世所病讀者爲釋文十卷並行於時所以上
廣太宗皇帝垂意訓示天下後世之學者耳元
祐七年五月十有九日前承議郎臣劉次莊謹
題
太宗皇帝深於草書嘗論之智永帖中矣眞宗
皇帝亦善草聖仁宗皇帝喜飛白飛白蓋王羲
之以爲難而不敢自以爲善者仁宗皇帝乃獨
善之英宗皇帝最喜書儒臣王廣淵以書得侍
從神宗皇帝喜徐浩書熙寧元豐閒天下化之
臣爲宗正時聞先帝大喜鍾王書天下復將化

之而先帝隨龍上天入太淸矣七月八日臣奕

莊書

石刻鋪敘二卷　舊抄本　翁覃溪舊藏

宋鳳墅逸客曾宏父纂述

何氏手跋曰吾吳元時有陳天倪先生名徵字明善二子汝秩字惟寅汝言字惟允惟允之子繼字嗣初本廬山人以文學書其家甲秀堂帖豈其所刻耶然他書所載有廬山李氏甲秀堂帖此作陳氏家集中字誤也　王氏四部稿中亦作陳氏其帖凡五卷康熙乙未心友從汲古

閒得甲秀堂四冊文文水以元亨利貞題籤刻工甚下豈又翻本耶

又曰朱彝尊云宏父本名愔紹興十三年以右散郎知台州府事避光宗諱以字行陳思寶刻叢編援據頗廣不及是編在當時亦罕見云宏父以詩頌咸陽目爲聖相緣此知台州咸陽指賊臣秦檜也詩云裴度只今眞聖相勒碑千載可無人見能改齋漫錄第五卷米元暉瀟湘圖有宏父題

又曰宏父者公度之子李祖堯孫尚書內翰尺牘注中載其守黃日重建棲霞樓及東坡雪堂

有棲霞雪堂詩詞及雪堂上梁文皆可諷誦亦烏衣子弟之俊者也不知其遺集猶可訪求否同時趙希弁讀書附志中載鳳墅帖二十卷畫帖二卷續帖四卷亦云廬陵曾宏父附志刻于淳祐乙酉案自高宗紹興十三年癸亥至理宗淳祐二年壬寅相去凡九十九年則宏父乃別一人非空青之子名惇者也竹垞跋語殊誤後生

又曰鳳墅帖後戊申字則淳祐八年爲相去一百又五年矣康熙辛卯得顧可舊抄本稍

正　顧名德育廉榮甫之子也焯記

法帖譜系二卷 宋刊本

宋曹士冕撰

魏晉眞蹟世不多見故家大室號爲收書者所藏問不過一二外此率多臨摹響搨往往失眞無復古意去古益遠雖石刻亦復艱得秦漢豐碑巨碣唯字畫深且大者僅存雖日就剝落而尙或髣髴可辨至如晉宋諸刻幾一字不可攷矣可勝嘆哉恭惟藝祖皇帝承五季分裂之餘平一天下諸國賓服文書禮樂復見全盛太宗

皇帝文德化成淳化中盡取御府歷代名蹟刻之祕閣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之於是魏晉書法傳布天下閣帖之名葢始乎此自是好事者轉相傳摹而又增益他帖別爲卷第如絳帖潭帖之類枝分派別不知其幾世之得其一二者未暇詳攷往往自爲珍異此是彼非莫知底止余生最晚自㓜粗知崇慕書學第識見淺陋所得不廣淳化古帖恨未識眞近世所藏率是荐本絳帖家藏數本雖有同異並皆中原新刻近歲始獲見古本于三衢好事家然後知畢公柄

文之論不我欺也因取平生所見諸帖列成譜系以備遺忘若夫攷訂不精紀載未備尚俟博雅君子矜我者是正而增廣之湻祐乙巳仲春日在端午陶齋曹士冕書

余酷嗜古學留意法書名跡幾卅年頗以鑒賞自居嘗集前賢文集小說法帖之說爲攷一卷以便檢閱湻祐甲辰冬因侍陶齋曹相公與稽訂法書源流多所未聞他日出示譜系一編曰子視所記如何予曰傳矣遂請而刻之梓東湖董史書

庚申冬鄰火燔眉潛心閣殲焉初余屢措此板不以他板雜特儲之閣遂是他板獲免秦禍而譜系反爲熒惑下取豈固有數邪今藏書滿閣古帖名碑祕之寶刻藏中一旦滅没於漲天之煙燄生平目力事力心力爲之一空恨鬱無已幾成怨天雖然天其可怨邪因念曩與谷中校讐參訂以成此書谷中已矣書可其傳遂訪舊本於友朋間欲復板而行之月樵劉氏慨然授所藏稡就此志嗟夫予家名跡已如夢幻詠茅葢頭政以爲碧顧切切於不急務痼疾尚堪療

哉板成載誌之末時則景定壬戌夏五月也史

跋

蘭亭考十二卷 舊抄本 錢竹汀舊藏

宋桑世昌集

晚挈書結廬山陰茂林修竹間訪問王謝遺蹢但見翠岩深秀雲物與蔚而已得汪龍溪所藏修禊大圖表之屋壁中山石中字又在棊硯間若與諸人接一日澤卿攜此編見越故事也夫羲之召爲侍中尚書不拜權後將軍又不拜至於兒娶女嫁便有尚子平之意縷縷書辭問其

識度宇量似非江左諸賢可及天若右晉使昌
于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大傅公下今論者知有
此帖而已然知此帖者亦足以大雅風流自任
況知之者無如澤卿乎詩曰豈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於茲有之既請序名曰蘭亭考嘉定元年
十一月望日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高文虎書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
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
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漢魏吳諸史及

子傳牒志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辭章皆出於正史之外是曰注書之法襖之爲帖風流太甚自晉以來雖平下語桑君盡交名公巨卿以及海内之士以充其見聞者固不一然與予游從三十年見必及此其有賛於帖考者尤爲不一今茲浙東臺使齊公屬加彙正遂略用史法翦裁之爲此書者無非風流大雅之事又無非博古好事之人若齊公獨拳拳於此者是爲風流大雅博古好事之極矣嘉定十七年秋九月　日朝議大夫新除

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高似孫謹書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

石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

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郎事云翠添隣塹竹紅

照屋山花葢著色盡也葉適

嘉定辛巳冬碩蒙恩守台行山陰道上登流岩

秀洞心駭目想象人東諸賢高風逸韵邈乎其

不可挹也至郡有以桑君蘭亭考見示者其稽

稡訂證靡有遺恨豈惟嘆其識見之該洽暇日

開卷往往令人神遊茂林修竹之下癸未司庾

入越間得一王山中雖永和陳迹已不復見而
高林崇阿正自無恙况思陵所臨禊帖有光燄
天倉司郡齋咸有舊刻嘗經前輩題品俱在攷
中眞足以慰懷古之意然則是編可謂有功於
蘭亭當行於越無可疑者內相高公嚢嘗敘其
編首今吏部復刪潤之豈非是編之幸碩得附
名其末抑又幸也甲申季冬十日青社齊碩謹
書

寶刻叢編二十卷 舊抄本

宋錢塘陳思纂次

余無它嗜惟書癖殆不可毉臨安鬻書人陳思多爲余收檻散逸扣其書顛末輒對如響一日以其所粹寳刻叢錄見寄且求一言盍屢卻而請不已發而眎之地世年行炯然在目嗚呼賈人鬻書于肆而善其事若此可以爲士而不如乎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紹定二元鶴山翁

辛卯之秋余篋中所藏書厄於鬱攸之燄因求所闕於肆有陳思道人者數持書來售一日攜一編遺余曰此思所自集前賢勘定碑誌諸書之目也雖其文不能盡載姑記其篇目地理與

夫作者之姓氏好事者得而觀之其文亦可因
是而訪求余受而閱之蓋昔之寰宇訪碑錄之
類而名數加多郡縣加詳知其用心之良勤因
爲之改月夫以它人之書刋而貨之鬻書者之
事也今道人者乃能自裒一書以爲好古博雅
者之助其亦異於人之鬻書者矣故樂爲題其
篇端紹定五年六月改朔孔山居士書
始歐陽兖公爲集古錄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
先後趙德甫金石錄趨自三代秦漢而下敘次
之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鄭漁仲作系時系地二

錄亦疏略弗備其他如諸道石刻錄訪碑錄之類於所在詳矣而考訂或軼焉都人陳思憒書於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遺獵忘以足其所藏與夫故家之淪墜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於其肆且售且償久而所閱滋多望之輒能別其眞贗一旦盡取諸家所錄輯爲一編以今九域京府州縣爲本而繫其名物於左昔人辨證審定之語具著之既鋟本首以遺余求識其端几古刻所以貴重於世歐陽公以來言之悉矣不待余言余獨感夫古今宇宙之變火焚

水漂陵谷堙雖金石之堅不足保恃載祀悠緬其毀勿存存弗全者不勝數矣矧今河洛尙隔版圖其幸而存且全可椎搨者非遂可市不可得得或買兼金固不能家有而人見之也則得是書而觀之猶可想象彷彿於上下數千載間其不謂之有補於斯文矣乎思市人也其爲是編志於償而已矣而於斯文有補焉視他書坊所刻或蕪釀不切徒費板墨靡楮者可同日語哉誠以是獲厚利亦善于擇術矣余故樂爲之書是亦柳河東述宋淸之意云爾紹定辛

卯小至直齋陳伯玉父

金石有刻示傳遠也世歷浸久或淪于水火或毀於兵革或駁於風雨之餘於是乎所以傳遠者亦有時而窮獨拓本僅存於好事者之篋笥是則金石之堅反不逮幅紙之壽然幅紙因人而存聚者必散又豈足恃哉此叢編之所以作也陳道人久居京輦與士大夫接見聞之廣閱書之多旁搜遠討輯爲巨編余嘉其志而從臾之又援之秦氏碑目俾得參討且助其鋟梓之費書成求余跋再請不已弗容以吏允辭也余

從謂自秦漢以來建碑刻石莫盛於唐往往又
多萃於中原羶腥掄汙無從橅拓猶幸是書之
有攷今皇威遠暢故疆斯復好古博雅下缺

輿地碑目四卷舊抄本

宋王象之撰

寶刻類篇八卷文瀾閣傳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古刻叢鈔一卷舊抄本

明陶宗儀撰

名蹟錄六卷舊抄本　錢磬室舊藏

元崑山朱珪纂輯

名蹟錄者崑山朱伯盛之所纂輯也伯盛精極篆隸眞草書法之妙尤善摹刻凡朝廷制誥詞命與夫公卿大夫逺民逸士道宮僧寺碑誌墓碣之類及山水題名尺牘往復亦所不遺歲月滋久積以成帙蓋欲傳悠久示將來顏曰名蹟錄者蓋取穆天子傳中乃爲名蹟於弇茲石上之語碑刻濫觴不亦自此始乎窃攷周秦漢魏晉唐銘彝鼎載於常昭述君臣盛德大業 焯焯不泯者咸類於此由今而覩非但可以供臨

池之好而所以補史氏之缺略者或有取焉伯盛嗜古好修志不狥俗學士大夫靡不爲之納交所刻之文悉皆絕妙好詞而制作諸公多予所友善者撫今覽昔不能不興感焉且古作字多自摹刻若唐之李邕雖人爲顯官而所刻碑則托名黃鶴仙伏靈芝是矣傳刻至今其可以易而企及哉雖然以李邕一代人品之高尚猶澹好若是況其他乎予雖不能書每見伯盛摹刻輒復賞歎其視俗工則風斯下矣苟卿有云藝之精者不兩能況其能書能刻而動法古人

後之續金石錄者安知不有取於茲乎伯盛名珪自號靜寄居士洪武九年丙辰歲正月廿日樵海老叜泰約文仲父書

錢氏手跋曰隆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借崑山俞仲蔚所藏前本抄完穀記

法帖釋文考異十卷 明刊本

明武陵顧從義編並書

王穉登序

皕宋樓藏書志卷三十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史評類

史通二十卷　明嘉靖刊本

唐劉子元撰

自序

王鏊序

高公韶跋　嘉靖乙未

陸深跋

彭汝寔跋 嘉靖乙未

李佶跋 嘉靖乙未

楊名跋 嘉靖丙申

史通二十卷 影寫宋刊本

唐劉子元撰

自序

史通二十卷 陳仲魚校宋本

唐劉子元撰

陳氏手跋曰少喜讀史通苦無善本既得補二

因通釋以謂精審絕勝諸刻惟厭其多綴評語

近于郡學究習氣耳復從同郡盧弓父學士假得校本葢從何義門以朱文游家藏印本爲本細校而弓父學士手臨于北平黃氏刊本者歎其盡善又假學士所校通釋本合而訂之始知通釋妄改妄刪處正復不少嗟乎讀書難而校書更難微學士之功幾何不爲其所欺邪至唐時書籍今已大半失傳通釋有未詳者亦同其所學士已補攷出數條間有鄙見亦附載諸書眉目猶有未知者俟續攷焉乾隆四十九年春日陳鱣識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二十四卷 明宏治刊本

宋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撰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註

自序曰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由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其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

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掩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謹采唐得失之迹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爲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略可覩矣臣謹上

進唐鑑表曰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

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儆虐之作防於未然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日陳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寔董有唐嘗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遽揚末命伏遇皇帝陛下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耆儒啟沃聖學監於前代宜莫如唐儀刑祖宗之典則

四方承式萬世永賴臣之此書雖不足以發揮
德業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
不敢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
清閑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
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謹言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祕
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
表
上太皇太后表曰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
今章往所以察來唐於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

於周也厥監不遠著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臣頃在書局多歷年所不勤而祿無
補聖世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誤
恩擢置秘省臣比及赴職不幸先帝遲豫遽棄
羣臣不獲一覩清光螻蟻之志無所復伸臣嘗
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撫其行事綴成一書妄
以私意而發明之可以稽參得失監觀成敗伏
遇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天覆羣生酌于民
言以美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先帝思報
之於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為

書替爲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罔不出職交修于上冀以塵露仰裨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未有不若覩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唐史論斷二卷 舊抄本

宋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
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自序曰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
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
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用湯武
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書與事
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所定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于世
也春秋記亂世之事正法之書也聖人出于季
世覩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主大中之法裁

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于衰亂之
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
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
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
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
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
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
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辨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
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
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

而褒之使光輝于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于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創爲紀傳盖務便于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于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于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君

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謀于前君納于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殁而備載于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尙書雖不僅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于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馬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于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君危亂不于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

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因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記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

餘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尙編年紀傳不可爲乎答曰爲史者習尙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例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尙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嘗有志于史竊慕古文體法欲爲之因讀書　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狼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之正觀功德之遠也唐

書繁冗遺畧多失體諸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于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寔錄敘事詳備差勝于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畧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于爲史

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寔錄與書兼采諸家書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具體畧與寔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倘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倘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

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爲史者難乎其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竢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況才力不盛敘事不無踈畧然于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

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典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為世鑒也

資治通鑑問疑一卷 抄本

宋劉羲仲壯輿纂集

自序曰秘丞高安劉公諱恕字道原嘗同司馬公修資治通鑑司馬公深畏愛其博學每以所疑問焉秘丞公未冠登第名動京師文行竝高意氣偉然以直不容於世論次一家之書欲為萬世之傳固已負其初心而書未及成捐棄館

舍後世又未必知秘丞公於通鑑嘗預有力焉也秘丞公有子曰羲仲傷其先人功之不彰而幼侍疾家庭嘗備問餘論乃纂集其與司馬公往復相難者作通鑑問疑

唐書直筆四卷新例一卷 舊抄本

宋呂夏卿撰

按唐書直筆四卷新例須知一卷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合今本并爲四卷非其舊也

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十卷 舊抄本

宋侍郎李燾撰

案前有三國譜系圖晉譜系圖南朝譜系圖北
朝譜系圖六朝廷都圖六朝政守圖
士大夫攷古論今期爲有用之學故平居暇日
談經研史討論興衰治亂之故使其胸中瞭然
具有成繈而後立人之朝始得以推其所學而
引君於當道善知所勸惡知所戒而指一世於
大治孟軻氏所謂幼學壯行者是也國朝以科
舉取士而士知以科舉進身明經取青紫固未
嘗乏人至於史學則自七制三宗之外平日未
之識面也粵自先正歐陽子司馬公之徒以文

章學術高蹈天下或廣舊述新全一代之史或日編月累成萬代之典炳燿一時而昭鑠萬世自公之後蓋未有人李侍郎六朝通鑑博議其用志於史也何其深耶觀其始自於吳終之以隋既摭其大綱總爲一論又條其節目明其去取詳其出處其間政事之闕失形勢之險易攻取之順逆人才之長短莫不曉然具載揭其名曰通鑑博議其殆與草廬之數語圯上之一編相爲伯仲而思欲同其功業者也孰謂史學之果難乎其人哉昔韓昌黎曰人不通古今馬牛

而襟裾公聞人也而勸學者反似乎唆及觀博陸之事貽羞萬世則公之言有益之言哉愚固不敢援此說以勉人然博議一書有志於學者苟能反覆玩之則胸中所得自有眞趣矣時紹熙三載孟冬之一日秀國陳之賢序

乞尙史學劄子日物送到臣寮劄子奏臣聞士之於學必經史兼通而後可經所以明理史所以考古今成敗興亡之變然後其學爲有用切見近日學校科之弊患在士子視史學爲輕夫所謂史者豈獨漢唐而已哉而今之論史獨有

取於漢唐至三國六朝五代則以爲非盛世事鄙之而恥談夫三國六朝五代則亦固非盛世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疎密計慮之工拙與夫兵民居處之方形勢成敗之迹前事之失後事之戒不爲無補皆學者所宜講究者也西晉清談之禍王安石新學之弊其失皆以士大夫持論好高崇經而畧史近者有司稍知其弊命題之際頗出史傳然猶有所拘忌而又場屋考校專以經義詩賦定得失而以論策爲緩夫士子之趨嚮視考官之去取則其以

史學爲輕毋足怪者臣愚欲望陛下申敕考官程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而於去取之際稍以論策爲重庶幾士子博古通今皆爲有用之學其益非淺乞進止十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八十卷 宋刊本

宋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胡寅明仲撰

大正家自文定公以來代有著述先侍郎所撰

讀史管見以司馬氏通鑑爲目上下二千餘載累言四十餘萬其議論既詳且正士夫過從首請其書甑而復之且謂願見而不可得必求其本以歸大正家貧俸薄筆札不給而終不能過士夫之意場來盥陵迺鋟諸梓由是求者可得而與者易辦或病予曰昔王仲淹嘗以政大論皇極讜義等作言諸人君子哂之此書之刊殆類是耶曰仲淹之所以見哂者謂其侈家學以爲續書張本爾以大正之庸劣非敢續先世之書尤不敢以家學自侈則其所以刊是書者亦

何哂之有淯熙壬寅首夏初吉孫男奉議郎簽
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大正拜
手敬書
衆目後有長木記曰昔淯熙壬寅中夏既堂刊
修于州治之中和堂奉議郎簽書平海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兼南外宗正簿賜緋魚袋胡大正
謹識四行
又按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宋孝宗以
前諱皆缺避明愼獨齋刻本即從此出版式又
小目

永嘉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目錄四卷 毛氏汲古閣影抄宋刊本

宋朱黼文昭撰

史籍謂之㬥兵㬥兵者政以兵機將略五間六弢凡所以濟雷風之用運時雨之神皆可採之以爲驗也國朝司馬温國公著資治通鑑至文榮冠萬代之蓍龜也而於三國六朝與五間之世其内修外攘未嘗少略豈不以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兵所以昭文德則㬥兵亦所不容略乎魏君仲舉比求到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

紀年總辨循通鑑按前史而爲之辨論辯語譬拔侍郎葉公適正則亦稱此書事理融會今昔貫通不華不俚上可以發前人未盡之蘊下可以爲學者進取之階況當靈旗北指諸君封侯之秋此書尤當汲汲於講貫之也學者得之不惟可以雄蟻戰題苑牆亦使它時史弘肇輩不敢詫長槍大劍而易視毛錐子書生豈眞不識時務者哉抑聞之私鬪論衡非坦蕩君子愚於坦蕩竊有志焉開禧丁卯修禊事之辰錦谿吳

奐然景仲序

三國譜系之圖
兩晉譜系之圖
南朝譜系之圖
北朝隋國譜系之圖
五代譜系之圖
三國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兩晉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南北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隋國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五代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五代諸國僭僞之圖

案朱黼字文昭溫州平陽人陳止齋末壯講學黼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文昭耕南蕩上聲迹落落因通鑑稽古錄起陶唐終顯德章別論著爲紀年備遺百卷凡三千餘篇葉水心爲之序見水心集及書錄解題此汲古毛氏影宋抄本每頁二十八行每行二十四字祕本書目傳是樓書目皆著于錄　四庫未收阮文達亦未見眞罕覯之祕笈也其書起三國終五代而無漢以前中閒不列晉唐二朝曹

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同光末改元以前以天祐紀元四年起十九年止當是紀年備遺之一種閩中刻以別行者

皇朝大事記九卷附錄一卷中興大事記四卷附錄一卷影寫宋刊本

宋黃甲省元肇慶府教授溫陵呂中講義省元國學前進士三山繆列蘭皐蔡𥙿編校

黃氏手跋曰中字時可晉江人淳祐七年廷對第六人教授肇慶府除國史實錄院檢閱上疏言當去小人之根革贓吏之弊遷國子監丞兼

崇政殿說書言人能正心則事不足爲人君能

正心則事不足治理宗嘉納之以予給歸召爲

祕書郎丁大全忌之出知汀州尋復舊官主管

成都玉局觀卒是書予得之戊子春迄今丁巳

已三十年矣鄉後學黃虞稷題

舊聞證誤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勞季言校

宋李心傳撰

通鑑答問五卷　元刊元印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歷代名賢確論一百卷　明宏治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錢福序

小學史斷四卷 明刊本

有宋豫章南宮靖一仲靖纂述

經以載道史以載事古人嘗有是言雖然事不離道道不外事一而已矣可二乎哉自古國於天地間者能使朝廷清明彝倫攸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盡其分而小人不得以勝君子夷狄不得以干中夏者以其能扶植此道也孔子作春秋實倡斯旨遷固而下則昧於

是特載事而已耳至本朝伊洛大儒與門人論史始發明此意故范氏作唐鑑其出於程門者爲多至朱文公綱目一書成而後古今之大經大法粲然如指諸掌余讀史撫卷而竊歎夫古今盛衰治亂之原不外是也因與兒輩論之而掇取先儒之說與夫前史之文芟摭類次其合於道者收焉其離於道者削焉而區區一得之說亦竊附其間題之曰小學史斷亦欲使兒輩讀不差其所向云端平丙申暢月長至豫章南宫靖一仲靖甫自序

徐師曾序　嘉靖甲寅

學史十三卷　明刊本